

《續金瓶梅》的歷史觀照與人倫籲求 ——以吳月娘母子離散敘事為考察中心*

李志宏**

摘要

本文對於《續金瓶梅》的研究，認為丁耀亢有意通過「演義正體」的編創，在宋金戰亂的時空背景之中，深入敷演吳月娘與孝哥離散的敘事，提供讀者一個審視家國存續問題的歷史觀照角度，並且藉以表達重振人心善根的人倫籲求，進而編創一則勸世寓言。基於上述認識，本文主要立足於演義編創的觀點之上，針對吳月娘母子聚散離合的敘事內容進行分析，期能深入解讀丁耀亢編創《續金瓶梅》演義的作書主意。本文主要論述重點有二：其一，關於歷史觀照方面，探討丁耀亢如何從吳月娘母子聚散離合的敘述中，觀照天下無道的歷史現實，以此寄託家國存續的政治關懷；其二，關於人倫籲求方面，探討丁耀亢如何從吳月娘母子聚散離合的敘述中，探求母子終能團圓的成因，並寄託引獻讀者良心的思想主張，從中表達重振人倫的經世期望。

關鍵詞：丁耀亢、續金瓶梅、演義、續書、寓言

* 本文係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金瓶梅》續書敘事研究——以『演義』為核心的考察」（計畫編號：104-2410-H-003-077-）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以〈「離散」寓言——《續金瓶梅》的歷史觀照與經世期望〉為題，宣讀於中國《金瓶梅》研究會（籌）主辦，暨南大學文學院、暨南大學圖書館承辦，《明清小說研究》、《暨南學報》編輯部協辦之「第十二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暨版本展覽」（廣州：暨南大學，2016年10月9-13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高見，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一、問題的提出

《續金瓶梅》¹ 六十四回，舊題「紫陽道人」編，乃丁耀亢（1599-1669）於清朝順治十七年（1660）所作。² 丁耀亢，係山東諸城人，字西生，號野鶴，別署紫陽道人、野航居士，平生際遇不順，晚年病目，自稱木雞道人。丁耀亢一生著述豐富，於詩文、戲曲、小說皆有著作。³ 其中，《續金瓶梅》一書乃丁耀亢晚年之作，惟刊刻後不久，即遭他人構陷續作淫書，且具有影射明清鼎革代變和反清復明的政治疑慮，因而遭到清朝統治者的明令禁毀。⁴ 據此，丁耀亢究竟為何接續《金瓶梅》⁵ 而編創《續金瓶梅》一書？乃本文研究問題提出的一個重要起點。

在〈續金瓶梅後集凡例〉中，丁耀亢提出了一個評價看法，即「小

¹ 本文所採用版本為〔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收入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滙寶》（臺北：臺灣大英百科，1995年），冊31-33。按：下文《續金瓶梅》上、中、下三冊分別對應冊31-33。

² 過去學界對於《續金瓶梅》成書年代的判斷存在不同意見。直到西元2000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在《歷史檔案》第2期上公佈了順治年間丁耀亢受審案的審訊記錄資料，清楚記載了丁耀亢的親身供詞：「此《續金瓶梅》十三卷書，乃為小的一人撰寫。小的于順治十七年獨自撰寫，並無他人。」據此應可以確定，《續金瓶梅》成書於順治十七年（1660）。不過仍有對學者對此表示質疑，請參歐陽建，〈《續金瓶梅》的成書年代〉，《齊魯學刊》2004年第5期，頁119-123；劉洪強，〈《續金瓶梅》成書年代新考〉，《東岳論叢》2008年第3期，頁105-109。

³ 丁耀亢一生著作，可參〔清〕丁耀亢撰，李增坡主編，張清吉點校，《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⁴ 丁耀亢曾就下獄一事「寄詩誌感」曰：「乙巳八月，以『續書』被逮，待罪候旨。至季冬，蒙赦得放還山，共計一百二十日。獄司檀子文馨，燕京名士也。耳予名如故交，率諸吏典各釀酒，三日一集，或至夜半，酣歌達旦，不知身在籠中也。各索詩紀事，予眼昏作粗筆，各分去。寄詩誌感。」此段文字記於丁耀亢所作《歸山草·請室雜著八首》之前，見〔清〕丁耀亢撰，李增坡主編，張清吉點校，《丁耀亢全集》，冊上，頁472-473。

⁵ 本文所採用版本為明代萬曆詞話本《金瓶梅》，行文皆以《金瓶梅》稱之。〔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臺北：里仁書局，2012年影印株式會社大安本）。

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為宗。」⁶ 但饒富意味的是，在上述三部奇書中，丁耀亢選擇的是極具道德爭議的《金瓶梅》以續作，並開宗明義強調有意「借《金瓶梅》為戲談」，⁷ 其中所涉及的價值判斷和編創動機為何？無疑特別令人好奇。根據現存文獻可知，《金瓶梅》問世之後，即因誨淫書寫問題，多有「穢書」、「淫書」之譏評；但亦有有識文人主張「善讀」的觀點，提醒讀者應以正面心態閱讀並深體小說作意。因此，在《金瓶梅》的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即因不同身分讀者各有其閱讀認知和評價態度，對於小說文化身分定位問題的認識，便可能存在大相逕庭的看法。⁸ 同樣地，丁耀亢作《續金瓶梅》，對於應該如何理解《金瓶梅》著書立意的問題，亦必然有其一套接受看法。且觀《續金瓶梅》第一回，小說敘述一開始引用〈大方廣佛華嚴經〉、〈呂真人贈劉處士歌〉文字之後，隨即針對《金瓶梅》的創作性質表達看法曰：

這篇詞是要說佛，說道，說理學，先從因果說起，因果無憑，又從《金瓶梅》說起。單表這《金瓶梅》一部小說，原是替世人說法，畫出那貪色圖財、縱慾喪身、宣淫現報的一幅行樂圖。……眼見得這部書，反做了導慾宣淫話本。少年文人，家家要買一部，還有傳之閨房，念到淫聲邪語，助起興來，只恨那胡僧藥不得到手，照樣做起。把這做書的一片苦心，變成拔舌大獄，真是一番罪案！⁹

在丁耀亢看來，《金瓶梅》於傳世之際，一般讀者重視的，並不是小

⁶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後集凡例〉，《續金瓶梅》，冊上，頁 211。

⁷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後集凡例〉，《續金瓶梅》，冊上，頁 211。

⁸ 參蔡亞平、程國賦，〈明清時期讀者與《金瓶梅》傳播關係探析〉，《社會科學研究》2013 年第 2 期，頁 183-188。

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一回，冊上，頁 253-255。

說替世人說法的勸世教化內涵，反倒多一心學習西門慶貪淫好色的行樂之道，因而視《金瓶梅》為一部「導慾宣淫話本」，以致誤解了作者苦心。在「善讀」的前提下，丁耀亢對於一般讀者誤讀《金瓶梅》一事，顯得十分在意。因此，對於《金瓶梅》作者之「苦心」的強調，當有其刻骨銘心的體悟。¹⁰ 以今觀之，丁耀亢之所以選擇《金瓶梅》以續作，並不是為了借其盛名，而是深刻注意到了小說題材的可續／寫性，並且表明「我今為衆生說法，……就着這部《金瓶梅》講出陰曹報應，現世輪迴。」¹¹ 因此，特從「因果報應」的角度，成就一篇「道學」文章。本文以為，倘若要深入了解《續金瓶梅》的創作主旨，¹² 則不能不重新考察小說的編創方式及其思想主張。

有關《續金瓶梅》的作書之旨，丁耀亢在〈續金瓶梅後集凡例〉即有言曰：

茲刻一遵今上頒行《太上感應篇》，又附以佛經道錄，方知作書之旨，無非贊助聖訓，不係邪說導淫。¹³

表面上，《續金瓶梅》一書似乎只是為了贊助聖訓而作，以為勸懲教化之用；但若深入考察之後，則可發現這個問題並非如此單純而已。且觀〈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所言：

¹⁰ 在《續金瓶梅》中，丁耀亢不斷透過敘述者在小說敘述中現身說法，以免《續金瓶梅》同樣陷入《金瓶梅》宣淫導慾的迷障之中，再度造成讀者的誤讀。若想要真正達成此一作書目的，無疑必得先針對《金瓶梅》的書寫問題提出一套合理性，以及具統一性的解釋看法，以此建立正確的閱讀法，進而提醒讀者避免錯誤及危險的閱讀。相關討論，參胡曉真，〈《續金瓶梅》——丁耀亢閱讀《金瓶梅》〉，《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10 期（1995 年 3 月），頁 84-101。

¹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一回，冊上，頁 255。

¹² 歷來對於《續金瓶梅》主旨的探討，有「報應說」、「遺民說」、「愛國說」、「反清說」等等說法，莫衷一是。今可見者，諸多說法中大都認為小說敘述表達了反清思想，但此一說法又與丁耀亢入清為官長達十年之久有其矛盾之處，目前未易簡單辨明箇中原因。

¹³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後集凡例〉，《續金瓶梅》，冊上，頁 212。

嘗聞：天下有道，聽治於人。天下無道，聽治於神。……吾聞天道至秘，以言解之而反淺，人心惟微，以法繩之而愈遁，不如以不解解之。¹⁴

顯然，丁耀亢借《續金瓶梅》之作以為《太上感應篇》之註解，雖有意從中揭示天道之秘，但實際上，更有意汲取《金瓶梅》一書中的象徵資源以續寫新作，藉以表達對「天下無道」的歷史觀照。關於這一點，〈續金瓶梅後集凡例〉即有更為明確的說法曰：

前集止於西門一家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有蔡京、楊提督上本一二段，至末年，金兵方入殺周守備，而山東亂矣。此書直接大亂，為南北宋之始，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貞淫大案。如尺水興波，寸山起霞，勸世苦心，正在題外。¹⁵

據此可知，丁耀亢之作《續金瓶梅》，表面上是借續寫《金瓶梅》之戲談，以表達「勸世苦心」；¹⁶ 而事實上，意在陳述「朝廷君臣忠佞貞淫」之事。以此，我們也才得以了解到，在《續金瓶梅》中，小說敘述為何存在大量宋金戰爭的描寫和天下治亂的議論，並體現出強烈的政治批判意圖。

承上所言，丁耀亢之作《續金瓶梅》，已不單純只是滿足於續寫西門一家家庭日常生活之事而已，相較於原作《金瓶梅》而言，《續

¹⁴ 〔清〕紫陽道人，〈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續金瓶梅》，冊上，頁221。

¹⁵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後集凡例〉，《續金瓶梅》，冊上，頁212。

¹⁶ 黃霖論及丁耀亢創作《續金瓶梅》時欲以「無字解」箋註《太上感應篇》的動機，特別究其原因進行解釋：「如今打開《續金瓶梅》，劈頭就是一篇《太上感應篇》，丁耀亢想把整部小說就當作《感應篇》的『無字解』，即不直接用一般的箋注途解等方式來解釋，而是別出心裁地用小說故事來加以『參解』。丁耀亢之所以這樣做，不能說他沒有拿著皇上推薦的《感應篇》來作大旗打掩護的用意，然而應當說，主要還是由於生逢『天下無道』之時的他對於《感應篇》的欣賞。」黃霖，〈前言〉，見〔清〕丁耀亢著，陸合、星月點校，《金瓶梅續書三種》（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頁7。

金瓶梅》的敘事話語表現，實已出現了偏離「世情書」¹⁷摹寫世情的敘述成規和美學慣例的情況。¹⁸ 清代劉廷璣（1654-?）即嚴厲批評《續金瓶梅》之作有失「演義正體」¹⁹，導致「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²⁰ 以今觀之，《續金瓶梅》的敘事表現，的確存在著題材駁雜，結構鬆散與說教成分過多等等問題；²¹ 不過，若想真正了解丁耀亢的作書主意，則理當回歸「演義」編創的視角之上重新進行考察，

¹⁷ 魯迅（1881-1936）論及明之人情小說時，開宗明義對於「世情書」進行定義：「當神魔小說盛行時，記人事者亦突起，取其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大率為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見魯迅，〈明之人情小說（上）〉，《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頁161。目前續書研究，主要多將《續金瓶梅》置於人情小說的發展脈絡中展開討論，如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北京：學林出版社，2004年）；段春旭，《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續書研究》（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當然，亦有不從人情小說視角討論者，如高玉海，《明清小說續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¹⁸ 王汝梅曾就其文體表現問題指出：「作者不重形象性格的刻畫，不以家庭為題材，人物大多活動在戰場、禪林、山寨、旅途、郊野，重在寫戰亂離散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在體裁上雜神魔、世情、演義、筆記於一爐，像一部雜著，或可以說是一部雜體長篇小說。」見王汝梅，〈丁耀亢的《續金瓶梅》創作及其小說觀念〉，收入李增坡主編，《丁耀亢研究——海峽兩岸丁耀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61。

¹⁹ 有關「演義正體」的說法，見於丁耀亢所撰〈續金瓶梅後集凡例〉所言：「小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為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字句。近觀時作，半用書柬活套，似失演義正體，故一切不用。間有採用四六等句法，倣唐人小說者，亦即時改入白話，不敢粉飾寒酸。」〔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後集凡例〉，《續金瓶梅》，冊上，頁211。有關「演義」作為中國古代通俗小說文體術語的相關討論，可參李志宏，《「演義」——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年）。

²⁰ 〔清〕劉廷璣撰，張守謙點校，《在園雜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3，頁125。

²¹ 有關《續金瓶梅》的敘事表現大不同於「世情書」的創作表現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即受到論者注意。如朱眉叔，〈論《續金瓶梅》及其刪改本《隔簾花影》和《金屋夢》〉，收入春風文藝出版社編，《明清小說論叢》（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冊1，頁254-257；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說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74；林辰，《明末清初小說述錄》（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348。

方能知其「借題發揮」²² 的實際用心。

基本上，有關《續金瓶梅》的情節結構安排，大體上圍繞在三條情節線索之上交替展開：一是金兵南下，宋金兩兵交鋒；二是吳月娘母子聚散離合的坎坷遭遇；三是《金瓶梅》中轉世人物的生活經歷。²³ 雖然上述情節編排看似缺乏中心情節，²⁴ 但若細觀小說文本的「結構」設計，三條情節線索的交替開展，實則有不同於傳統章回演義之作的的心思，展現出饒富意味的「後設」思維。²⁵ 經本文初步考察後發現，在《續金瓶梅》的三條情節線索之間，其實是以吳月娘母子離散敘事為中心情節進行敷演，並與其他兩條情節線索形成互為參照和彼此聯繫的對話關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丁耀亢屢屢借敘述者聲音發出「只因西門慶淫奢太過，身亡家破，妻子流離」²⁶ 的評論看法，進而在通過類似「未知月娘子母後來作何結果」²⁷ 的情節懸念不斷召

²² 胡衍南，〈「世情小說」大不同——論《續金瓶梅》對原書的悖離〉，《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15期（2003年6月），頁1-26。

²³ 參王瑾，〈《續金瓶梅》主旨解讀〉，《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11；王瑾，〈《續金瓶梅》藝術探析〉，《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頁18；羅德榮，〈《續金瓶梅》主旨索解〉，收入李增坡主編，《丁耀亢研究——海峽兩岸丁耀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68；王君澤，〈《續金瓶梅》主體精神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頁43。不過，高桂惠在〈情慾變色：論丁耀亢《續金瓶梅》的德色問題〉一文中，則對於故事發展線索別有分法：一是寫月娘和孝哥；二是寫金哥（西門慶再世）和袁常姐（李瓶兒再世）；三是寫黎金桂（潘金蓮再世）和孔梅玉（龐春梅再世）。這三條線索對「德／色」的問題開展，有相當廣闊的文化思維。見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頁180-181。

²⁴ 黃霖指出：「……這部小說的情節結構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獨樹一幟。它既不是鍊條式的，一環一環地推進；也不是結網式的，相互聯繫成一個整體；又不是串珠式的，將無數短篇聯成一書；而是板塊式的，將全書分成幾塊輪番演示。……故掩卷而思，覺得此書缺乏中心情節，結構鬆散錯雜。」黃霖，〈前言〉，頁17。

²⁵ 關於《續金瓶梅》的後設書寫表現的研究，可參鄭淑梅，《後設現象：《金瓶梅》續書書寫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²⁶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二回，冊上，頁268。

²⁷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一回，冊上，頁432-433。

喚讀者參與文本，饒富意味。具體而言，有關吳月娘母子離散敘事的書寫及其結構的經營，構成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在在蘊含著丁耀亢個人對於所處世界的哲學思考，²⁸ 實不應只是簡單對待而已。本文以為，其中有兩個值得深入討論的重點，略陳如下：

第一，丁耀亢有意在宋金戰亂的時空背景之中，針對吳月娘與孝哥的離散敘事加以發揮，凸顯世亂之情景。第二回曰：

此一去，有分教：月娘再走風塵，歷盡東西南北苦；分開母子，遍嘗兵火雪霜貧。²⁹

基本上，在「分開母子，遍嘗兵火雪霜貧」的情節預告中，丁耀亢揭示了一個審視「天下無道」的歷史觀照角度，進而試圖在小說敘述中表達對於家國存續問題的政治關懷。

第二，丁耀亢遵循《太上感應篇》的勸善之旨，試圖在「究天人之際」的因果報應思想視野中，進一步召喚「天理」和重振「善根」。第三回曰：

今日說此一段理學，也只為西門慶罪多惡重，受了那不義之財，以致妻子受害，家破身貧，全無住處。當初如有一點善根，肯輕財重義，那有此報。³⁰

以此，小說敘述著重敘述吳月娘母子如何在「家破身貧，全無住處」

²⁸ 楊義論及中國敘事學的「結構」觀念時指出：「一部敘事作品的結構，由於它以複雜的形態組合著多種敘事部分或敘事單元，因而它往往是這篇作品的最大的隱義之所在。他超越了具體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敘事單元之間、或敘事單元之外，蘊藏著作者對於世界、人生以及藝術的理解，在這種意義上說，結構是極有哲學意味的構成，甚至可以說，極有創造性的結構是隱含著深刻的哲學的。」見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頁42。此一說法，具有參考價值。

²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二回，冊上，頁282。

³⁰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三回，冊上，頁287-288。

的處境中度过重重劫難，最終親子得以團圓，從中表達了對於人倫實踐的深刻期望和籲求。

從「演義」編創的意義上來說，丁耀亢之作《續金瓶梅》，乃有意聚焦於西門慶死亡之後，針對吳月娘和孝哥隨之流離失所的生命歷程敷演故事，進而編創出一則「離散寓言」。因此，在續寫《金瓶梅》的過程中，丁耀亢一方面積極利用「因文生事」³¹的虛構敘述策略，藉宋金戰爭敘寫以表達個人對易代世變的歷史觀照；另一方面則通過吳月娘母子離散的取喻書寫，以寄託「解史」的政治期望。緣於上述認知，本文對於《續金瓶梅》的寓言闡釋，特著重考察吳月娘母子聚散離合的敘事表現，並深入闡明小說敘述所體現的經世期望，期能由此申明丁耀亢的作書主意，不負其作書時自許之「婆心俠骨」。³²

二、歷史觀照：「天下無道」的政治關懷

《金瓶梅》作者援用《水滸傳》部分情節加以重寫時，即著力敷演一個新興商業家庭的興衰歷史，並用以照見現實世情。雖說如此，在故事首尾之處，小說敘述尚刻意保留北宋徽宗朝之亂世景象與宋金之戰的時空背景，十分耐人尋味。第一回曰：

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³³

³¹ 「因文生事」一語，出於清金聖歎（1608-1661）〈讀《第五才子書》法〉一文。該文指出：「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者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見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1，頁33。

³²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冊中，頁842。

³³ 〔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一回，冊1，頁6。

又《金瓶梅》第一百回敘及大金人馬犯邊、直驅東京汴梁時所言：

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³⁴

在此應該申明的是，雖然《金瓶梅》寫及天下大亂以及宋金戰爭之事，但其實只是將之作為特定的時空背景而已。雖說如此，但《金瓶梅》作者所展現的政治關懷及其話語實踐，卻是通過「家國同構」的互文隱喻敘述策略而有所表現。³⁵ 同樣地，丁耀亢作《續金瓶梅》，對於天運變化和亂世大劫發生的敘寫，除了強調因果報應之論外，事實上亦延續了前本中即已存在的歷史指涉和政治關懷，甚至又有更進一步的發揮，使得小說敘述本身強烈體現出一種「講史」的姿態和精神，頗為值得關注。

根據現存文獻可知，丁耀亢的一生經歷了明清鼎革的亂世階段，自身遭遇世變時所造成的時代記憶與生命體悟，在其所著《出劫紀略》和《天史》中即已有所傳述和深刻思索。³⁶ 今可見者，在《續金瓶梅》中，小說敘述自故事開端起，即傾力描述金兵南下侵入中原的戰亂場景。第一回曰：

³⁴ [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一百回，冊20，頁2907。

³⁵ 李志宏指出：「從寓言建構的觀點來說，《金瓶梅》寫定者立足於歷史闡釋的視野之上，對於如何挽救個人、家庭或國家政體失序危機一事所提供的種種道德思辯問題，主要將核心關懷呈現在人性墮落的批判和重構之上，因而使得小說本身充滿了託寓性。在『亂世』的歷史背景中，《金瓶梅》寫定者採取『家國同構』的比喻關係敷演故事，顯然發揮了『見人之所常見，察人之所不見』的敘述能力，最終方能在『小說大寫』的理念主導下，建構一幅特殊而有別於其他小說類型的敘事風貌，成為受人矚目的時代寓言。」見李志宏，《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臺北：學生書局，2014年），頁15。

³⁶ 相關討論，可參黃瓊慧，《世變中的記憶與編寫——以丁耀亢為例的考察》（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年）。

話說《金瓶梅》一百回終，內說西門慶死後生了孝哥，與吳月娘度日，家業凋零，羣妾離散，金蓮、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前傳說過，不題。後來宋欽宗靖康十三年間，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圍了，擄掠金錢子女無算，講了和盟北去。不消一年，傾國又來。……但見：屍橫血浸，鬼哭神號。雲黯黯黑氣迷天，不見星辰日月；風慘慘黃沙揭地，那辨南北東西！佳人紅袖泣，盡歸胡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潛向空山竄荊棘。覓子尋爺，猛回頭肉分腸斷；拖男領女，霎時節星散雲飛。半夜裏青燐火走，無頭鬼自覓骷髏。白日間黑狗食人，大嘴烏爭啣腸肺。野村盡是蓬蒿，但聞鬼哭；空城全無鳥雀，不見烟生。三岔路口少人行，十方院中存長老。³⁷

如此作法，無非凸顯了丁耀亢借小說以「講史」的敘事動機和目的。在具體敘事表現上，《續金瓶梅》一書所展現的政治關懷，即通過敘述者直接議論的方式，針對北宋國祚面臨朝綱不繼、國族興亡問題進行強烈的政治批判。第十三回曰：

到了靖康二年，把這徽欽父子，連皇后妃嬪，王子皇孫，宮女數千，擄個罄淨，拔營北去。那時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殺得萬戶哀號，盈城盈野。徽宗過了汴橋，放聲大哭，纔知道是蔡京父子蒙蔽朝政。不料天下到此地位，全不思自己為君，不惜民力，不畏皇天。一味胡弄。到了國勢不支，推與兒子，沒處收拾。把個天下輕輕送與大金。³⁸

在丁耀亢看來，導致北宋國祚不繼的根本原因，無非在於「亂自上作」。因此，在借題發揮之中，丁耀亢不斷通過小說敘述屢屢大講昏主叛臣

³⁷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一回，冊上，頁256-257。

³⁸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三回，冊中，頁473。

公案，以申亡國殺身之由，其最終目的，無非在於清楚揭露「天下無道」的歷史現實，展現高度的政治關懷。如第十五回曰：

單表這天地的大劫，要翻覆這乾坤，出脫這些惡業，……。花花世界，弄作一鍋稀粥相似，沒清沒濁，沒好沒歹，真像個混沌的太古模樣。休說這百姓人家，先把一個大宋皇帝父子兩人，俱是青衣大帽離了鳳闕龍樓，在那牛車馬腳下，妻子不保，隨營北去，何況你我士庶之家，那得個骨肉團圓、一家完聚的？³⁹

又第十九回更敘及徽宗（1082-1135）、欽宗（1100-1156）二帝因誤用奸臣，為金人北擄而去曰：

這上皇父子垂頭長嘆，才悔恨那艮岳的奢華，花石的荒亂，以致今日亡國喪身，總用那姦臣之禍。不消一日，到了北都。金主封徽宗為昏德公，欽宗為重昏侯。⁴⁰

無可諱言，丁耀亢實有意在亂世的歷史觀照中，深入探究世變發生的成因。是以，讀者可以立足於上述明確的政治立場之上審視歷史事件，並藉由敘述者的各種政治議論的解讀，達到對於小說主題的把握。而如此作法，誠如論者之見，無非「以宋末為時代背景，來反映明清易代之際中國社會的人心世態，以因果報應的敘述與描寫來表達對這一特殊時代世風日下的感慨，寄託自己的民族情感。」⁴¹ 說到底，《續金瓶梅》作為一家「寓言」，實則隱含著「明朝亡國的歷史經驗總結」。⁴²

³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五回，冊中，頁493-494。

⁴⁰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九回，冊中，頁563。

⁴¹ 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頁257。

⁴² 黃霖，〈前言〉，頁13。

在現實上，丁耀亢對於金兵南下後，極盡燒殺擄掠，以致生民塗炭的歷史場面，其實是有感而發的。⁴³ 如前所言，《續金瓶梅》一書從故事開端起，即在宋金戰爭背景中著力描寫百姓逃難的情景。第一回曰：

那時山東、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備殺了，濟南府破了。清河縣地方去臨清不遠，富庶繁華，番兵、土賊一齊而起，那吳月娘抱着四歲孝哥，家人走散，到了永福寺。……那些避難婦人漸漸多了，藏隱不下。那寺外往來兵馬，何止一日三五千過！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覓，也就躲了十餘日。⁴⁴

正因為丁耀亢經歷了明清鼎革世變階段，曾經親身目睹無情戰亂摧毀士庶之家，並導致人們為了避難而被迫離散、遷徙的情景。因此，丁耀亢對於北宋江山最終斷送與大金的關鍵原因，自有其一套理解和看法。第十九回曰：

《感應篇》上說：「賞罰不平，逸樂過節，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況這人君為天下之主，人臣受君父之恩，豈無報應？却說宋徽宗重（宣）和七年，童貫開了邊釁，密約金人攻遼，後又背了金人，收遼叛將張毅，金人以此起兵責宋敗盟。童貫無力遮擋，只得把張毅殺了，送首級與金，因此邊將一齊反叛。大將郭藥師降了金，引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徽宗內禪，欽宗改年靖康。不足二年，擄徽欽北去，皇后、太子、皇妃、公主、宗室無一人得免。⁴⁵

⁴³ 鄭振鐸指出：「其中敘金人南行的行動與漢人受苦之狀，頗似作者正像在描寫他自己親身的經歷，卻甚足以動人。」見鄭振鐸，《文學大綱》（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冊下，頁1147。

⁴⁴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一回，冊上，頁256-257。

⁴⁵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九回，冊中，頁555-556。

根據引文可見，丁耀亢顯然將北宋江山盡失的原因歸諸於徽、欽父子在位之時，「全不思自己為君，不惜民力，不畏皇天」，⁴⁶ 因而導致人臣反叛不忠。面對宋金戰爭的歷史現實，丁耀亢除了批判帝王失德、導致徽欽北狩的問題之外，其實更有意敘寫天下大劫發生後，日常百姓之家和士庶之家如何遭逢戰亂，進而導致流離失所、骨肉團圓之日遙遙無期的悲劇處境。第二回曰：

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今日講《金瓶梅》一案，因何說此？只因西門慶淫奢太過，身亡家破，妻子流離。在眼前也又有一個西門大官出來，照樣學他，豈不可怕。却說吳月娘因投寺避兵，遇見普淨禪師救了，兵退還家，同玳安、小玉抱着四歲孝哥進得城來，好不驚恐。但見：城門燒毀，塚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屍骸，幾處處朱門成灰燼。三街六巷，不見親戚故舊往來，十室九空，那有雞犬人烟燈火！庭堂倒，圍屏何在？寢房燒，床榻無存。後園花下見人頭，廚屋竈前堆馬糞。⁴⁷

而事實上，此一政治關懷，更有意味地體現在第十三回回目「陷中原徽欽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離」的對照設計之上，並通過敘述者評論干預加以直言批判：

今日因西門慶身後災禍，妻子流離，說入大劫，以勸世人惜福。……不消數年，大金兵入，這些蕩夫淫婦，賊吏貪奴，平生積得罪孽，盡投天網。到徽宗北狩，纔說是宰相誤我，全不想自己不肯修德。⁴⁸

⁴⁶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三回，冊中，頁 473。

⁴⁷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二回，冊上，頁 267-268。

⁴⁸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三回，冊中，頁 467-468。

丁耀亢力圖通過因果報應進行說法，因此利用宋金戰爭大劫的發生做出一套歷史闡釋，並用以解釋北宋亡國之因。在具體的敘事表現上，丁耀亢即在「國破」、「家亡」的互文敘述中，聚焦於「吳月娘抱著四歲孝哥，家人走散」的悲慘景況之上敷演一場離散寓言，充分展現出家國同構的演義編創思維。

基本上，《續金瓶梅》一書對於西門慶妻子受害、家破身貧，以致無處安身的悲涼處境的展演，乃可預期之事，實不足為奇。只是在宋金戰爭大劫的視角下，小說敘述極力展演吳月娘如何全身保命，並帶領著孤子孝哥和僅存的家人四處躲避戰亂，實在不能不令人關注。第十三回曰：

看官聽說，大凡生死數定，有在劫的，逃也沒處去；有不在劫的，偏有活路。臨時惡鬼善神，暗引那兩條生死路。那一時，人的聰明機巧俱用不着。即如要往東走，忽然遇兵趕散，只得往西行，那有一定主意！人家還是男子領路，可憐月娘和這六歲孝哥，寡婦孤兒，那裡藏躲？……俄頃間，金兵早到。……那月娘、小玉緊緊扯着奔走，玳安背着孝哥，正在慌忙，只見金兵一沖，把這百姓們馬踏刀砍，殺的殺，擄的擄，一似鳥驚魚亂，那裡還顧得誰來！這月娘和小玉搗扶着亂跑，回頭看孝哥、玳安，不知隔在那裡去。一見面叫着，那些哭聲振地，喊殺連天，那裡去找尋？眼見得——母子分張，六歲孤兒拋路側；主僕失散，中年寡婦走天涯。⁴⁹

從此，小說敘述即隨著「母子分張，六歲孤兒拋路側；主僕失散，中年寡婦走天涯」的評論之上展開，吳月娘母子身處歷史世變動亂之中，如何度過各種「性命之劫」，便不斷以「未知月娘母子後來作何結果」

⁴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三回，冊中，頁475-476。

的類似語句構成一種情節懸念，並貫串於小說情節發展過程之中，諸如「但不知月娘同孝哥將來作何結果」、⁵⁰「未知月娘母子、玳安夫婦，何日相逢」、「不知後來月娘子母那裡藏躲」、「不知將來月娘母子何日相逢」、「不知將來母子何日相見」、「不知將來月娘母子何日相見」、⁵¹「不知後來主僕何日相逢，母子何年相見」、「不知了空何日得見月娘母親，錦屏何日得逢了空」、「不知了空進了南海，何日得會母親」，⁵²皆是如此。當金兵入寇大宋，並大肆燒殺擄掠之後，可憐的吳月娘攜著孝哥、家人四處奔走逃難。最終，更被金兵衝散，隨即不見了玳安、孝哥，吳月娘只能悲傷地領著小玉連夜亂撞，前途一片茫茫。其中，吳月娘尋親之時所發出的深切呼告之情，正如《出劫紀略·航海出劫始末》所云：「嗚呼！使前此聽吾卜居於南，可無失家之禍；即今聽吾出避於外，可無亡身之禍。人耶，數邪？」⁵³不過，也正因为如此，有關吳月娘母子逃難過程的大量描寫，其實已促使《續金瓶梅》小說敘述本身，脫離了前本有關「家庭」和「世情」書寫的時空體格局，顯現出全然不同的敘事表現。

當然，可再進一步提問的是，丁耀亢續作《續金瓶梅》之時，為何特重吳月娘母子離散敘事的書寫？其作書主意究竟為何呢？關於這樣的問題，本文以為應當與吳月娘如何「守家」的決定和作為緊密相連。

首先，從因果報應的角度來說，吳月娘母子之所以在西門慶死後被迫離散，其關鍵原因，無非在於西門慶生前罪多惡重，致使身後災

⁵⁰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二回，冊上，頁 449。

⁵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三回，冊中，頁 476；十四回，頁 491；十八回，頁 552；二十四回，頁 650；二十七回，頁 701。

⁵²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回，冊下，頁 1128；五十七回，頁 1288；五十九回，頁 1330。

⁵³ 〔清〕丁耀亢撰，李增坡主編，張清吉點校，《丁耀亢全集》，冊下，頁 278。其中所展現的亂世流離與家族生離死別的歷史記憶，可謂深刻反映了個人面對易代世變得困境與感懷。

禍，妻子流離，生活愈顯艱難。第十二回曰：

却說吳月娘吃了一場屈官司，把家業賣淨，剩了幾兩銀子，不消半載，真無片瓦根椽。張二監生家要來修理宅子，不住使人催着騰房，招客開店。那吳月娘尋思道：「那裡去住，又要使錢賃房。」好不悽惶。看看這高樓大廈、粉洞花牆，當初丈夫在時，嬌妻美妾，歌舞吹彈，好不鬧熱。一個宅子鬧烘烘，全住不開。如今一個寡婦，領着個五六歲孩子，怎麼着住？⁵⁴

在「前貴後貧」、「榮華趨奉人人有，患難扶持個個無」的對比中，小說敘述大體上對於傳統「世情書」描繪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視角有所延續，除了展示出人性善惡的差異之外，更揭示出亂世人物貪心狠毒的眾生相和世俗風情的一面。無可諱言，吳月娘面對眾叛親離，以及貪財好色之徒用計陷害的艱難處境問題，著實委屈度日；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丁耀亢為了凸顯西門慶生前作惡多端的後果，借敘述者之口發出「如今一個寡婦，領着個五六歲孩子，怎麼着住」的質問，才是往後小說情節線索持續發展中所關注的重要核心議題。以今觀之，在原作《金瓶梅》中，吳月娘謹守西門慶臨終時所交代的「守家」之言，直至七十歲善終時，皆未曾改易。⁵⁵到了丁耀亢作《續金瓶梅》時，更延續「守家」母題敷演敘事，甚至使之成為情節發展中的核心議題。尤其吳月娘如何在亂世之中領著家人度過生活難關，並面對家道中落後的種種人性考驗和生活困境，無乃成為故事敷演的主要重點。

值得注意的是，丁耀亢為了進一步凸顯孤兒寡母度日營家的艱難處境，更是刻意在吳月娘母子聚散離合的情節線索安排之上，鋪陳「萬

⁵⁴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二回，冊上，頁439-440。

⁵⁵ 關於西門慶臨終前交代吳月娘「守家」的相關討論，參李志宏，《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頁140-143。

里尋親」的母題，以增益其親子離散之思。在具體的敘事表現上，當西門慶病逝之後，吳月娘要以「寡婦」之身存世，本屬不易；但其心中所深念者，乃「這樣亂世，守着這個孩子吃碗粗飯也就夠了！」⁵⁶只不過，天終究不從人願，吳月娘母子和家僕經歷大劫而分離，各自身處在顛沛流離的路途之中。第二十七回曰：

單表那世上離合悲歡，人生不定，到了亂世，越發是飄蓬斷梗一樣，忽然而聚，忽然而散，偏是想不到處，又有機緣。即如月娘，原為尋孝哥，誤聽了信上東京，流落在給孤寺中。⁵⁷

在現實上，為了強化吳月娘一心尋子的悲劇處境和氛圍，丁耀亢在小說敘述中通過諸如吳月娘貼招字、問卦等方式打聽、尋找和確認孝哥消息的尋親行動敘述，不斷重複展演母子離散後的內在生命焦慮。但實際上，原以為兩人見面在即，卻又往往因為不可預期的因素，不斷地錯過重逢的機會，因而仍舊必須在輾轉流離的飄泊過程中相互尋找。以此，在亂世漂泊的時空中，對於親人的無限思念，無疑成為了吳月娘與孝哥彼此生命中不可抹去的沉痛生命懸念，只是徒留感傷。

其次，吳月娘母子兩人因為四處流離、居無定所之故，為求能夠安身立命，保全性命，母子兩人都選擇了「出家」，暫時在亂世之中安頓離散之身，從而失去原有世俗身分。出家之行，同時也凸顯了「守家」之難。第五十一回曰：

小玉進來了，那後面跟隨着一個道人，望着月娘磕下頭去，放聲大哭，小玉也哭個不住。月娘低頭細看，呀！原來玳安來了。……月娘纔放聲大哭，忙問道：「孝哥如今在那裡，可是死在亂兵手裡，可是還有個信哩？」玳安道：「我和孝哥走了

⁵⁶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二回，冊上，頁445。

⁵⁷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冊中，頁692。

半路，到淮河口來的。」月娘聽得說有了孝哥，大叫了一聲道：「我的兒，原來還有你麼！」也就喜得不哭了，忙問：「如今在那裡？」玳安道：「孝哥也出家了，在薛姑子庵裡做了和尚。一路來找娘，到了淮河口地界，宿在破廟裡，撞着土賊，又擄了去了。」說着，玳安大哭，月娘聽得有了孝哥，喜得昏了；又聽得一聲沒了孝哥，又痛得昏了。不覺一頭碰在地下，牙關緊閉，全不言語。⁵⁸

在時空流轉中，小說敘述不斷複現吳月娘母子因遭遇戰亂而被迫離開家鄉、甚至面臨骨肉離散、主僕分別的各種悲劇場景。在戰亂之中，「不知後來主僕何日相逢，母子何年相見，正是：苦海茫茫，前浪未休後浪起；災魔滾滾，一重未脫一重來。」⁵⁹但整體而言，在吳月娘為了尋找孝哥而不斷奔逃於戰場、禪林、山寨、郊野等空間的離散書寫中，小說敘述一方面通過主要人物經歷的描述而擴大觀照亂世的歷史視野，一方面則極力凸顯人物處境的艱難及其命運懸置的不確定性。面對此一世變歷史語境，丁耀亢不免要發出「世亂年荒，有路但來憑夢寐；蓬飄梗斷，無家何處問庭幃」⁶⁰的深沉感嘆，由此帶出百姓於亂世之中尋求安身立命的苦難情形。在《續金瓶梅》中，吳月娘母子兩人最終是否能夠團圓，並且重新認祖歸宗，延續家族血脈，可謂小說敘事話語生成的重要憑藉。

承前所言，對於吳月娘而言，「得了孝哥的信，晝夜思想，恨不得一步趕上，母子相見。先是歡喜沒有兒忽然有了兒，後來日日悲感有了兒又恨不得見兒。」⁶¹吳月娘母子最終是否能夠重新團圓，共同守家度日，實際上是丁耀亢藉以表達對於家道存續問題關懷的一個關

⁵⁸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一回，冊下，頁 1137。

⁵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回，冊下，頁 1127-1128。

⁶⁰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二十四回，冊中，頁 650。

⁶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九回，冊下，頁 1323。

鍵事件。因此，回歸「守家」的母題設置來說，吳月娘母子離散敘事之書寫，無疑可視為小說結構形式得以持續發展的現實依據，同時也是小說意義形式得以不斷深化的思想憑藉，足以發揮丁耀亢續作《金瓶梅》的思想主張。顯然地，在家國同構的視域中，丁耀亢正是透過這一場離散書寫，表達個人對於「天下無道」的歷史觀照和政治關懷。最終，以母子團圓的結局方式收結故事，或可視為丁耀亢用以消解個人面對歷史世變而造成的巨大政治焦慮。如此一種虛構想像的結果，自有其不可等閒視之的託寓之思。

三、人倫籲求：「良心引獻」的經世期望

眾所周知，《金瓶梅》小說敘述首揭「情色」，故事圍繞於西門慶和潘金蓮的偷情故事之上敷演兩人貪戀「情色」，不思安身立命，最終導致「殺身之禍」，人亡家破。在原作的基礎上，丁耀亢之作《續金瓶梅》，固然仍將敘事重心置於世人執迷於貪圖財色、縱欲為尚，以致禍患臨身而不自知的問題之上，並做出一番敷演。但實際上，為了能導正讀者看書的徑路，丁耀亢特別強調讀者必須細體《金瓶梅》作者苦心，並清楚陳明做書大意。第一回曰：

我今為衆生說法，因這佛經上說的因果輪迴，遵著當今聖上頒行的《勸善錄》、《感應篇》，都是戒人為惡，勸人為善，就着這部《金瓶梅》講出陰曹報應、現世輪迴。緊接這一百回編起，使這看書的人，知道陽有王法，陰有鬼神。這西門大官人不是好學的，殺一命還一命，淫一色報一色，騙一債還一債。受用不多，苦惱悔恨，幾世的日子冤報不了。又說些陰陽治亂，俱是衆生造來大劫，忠臣義士、財色不迷的好人，天曹降福，使人好學。借此引人獻出良心，把那淫膽貪謀，一場冰冷，使他

如雪入洪爐，不點自化。豈不是講道學的機鋒，說佛法的喝棒，講《感應篇》的註解？⁶²

由此可知，丁耀亢有感於後人無視於西門慶縱欲身亡、家業衰敗的警訊，仍然一心學樣，因此特借《續金瓶梅》之作以凸顯世人盲目追求的弊病。而其主要目的，無不在勸戒世人遠離禍患，惜福行善，並寄寓褒貶。依丁耀亢之見，前述吳月娘母子歷經離散之後，最終之所以能夠重逢和團圓，其關鍵原因，無非與吳月娘和孝哥與生俱來的「善根」有關，以致能夠度過重重難關，最終才能世間絕處逢生，難中得樂，生命才得以歸於圓滿。

從「說法」的角度來說，《續金瓶梅》之作，實有意「借《金瓶梅》為戲談」，而其敘事動機之所在，或源於「人心一日壞似一日，世事一朝不及一朝」⁶³的感觸。不過應該留意的是，雖然《續金瓶梅》仍延續《金瓶梅》中的「淫說」，但最終目的，其實是為了凸顯「綱紀凌夷，國家喪滅」⁶⁴的根本原因。在「依事取義」敘事編創中，無不積極表達改造「人心」的精神籲求和道德期望。第三十四回曰：

單說人心原號太虛，生來沒有一點障礙的，能將太虛心不受那欲心、邪心、妒忌心、執着心、狡猾心、貪愛心、怒殺心，種種解脫，自然成佛成聖。今按《太上感應篇》中說，陰賊良善，暗侮君親，貶正排賢，妄逐朋黨，分明說在朝廷。有位君子做《金瓶梅》因果，只好在閨房中言語，提醒那淫邪的男女，如何說到縉紳君子上去？不知天下的風俗，有這貞女義夫，畢竟是朝廷的紀綱，用那端人正士。有了紀綱，纔有了風俗，有了道義，纔有了紀綱；有了風俗，纔有了治亂。一層層說到根本

⁶²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一回，冊上，頁255-256。

⁶³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冊下，頁1406。

⁶⁴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冊中，頁802。

上去，叫看書的人知道，這淫風惡俗，從士大夫一點陰邪妒忌中生來，造出個不陰不陽的劫運，自然把禮義廉恥四個字，一齊抹倒。沒有廉恥，又說甚麼金瓶梅三個婦女。即如西門慶不過一個光棍，幾個娼婦，有何關係風俗？看到蔡太師受賄推陞，白白的做了提刑千戶；又有那蔡狀元、宋御史，因財納交，全無官體。自然要綱紀凌夷，國家喪滅，以致金人內犯，二帝北遷。善讀《金瓶梅》的，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學西門大官人的心，天下婦女都要學金瓶梅的樣，人心那得不壞，天下那得不亡！所以講道學的，要看聖人著經的主意。因此前二回講了淫女醜狀，今只得說正論一番，使正人君子知我做書的不是邪說。⁶⁵

根據引文可知，丁耀亢對於《金瓶梅》的接受和讀法，正是源於「人心」遠離「太虛」狀態太遠的深度思考所致。在此，丁耀亢將《金瓶梅》一書以「聖人著經」的比喻觀點論之，顯見其心中對於《金瓶梅》抱持著高度評價。於是，在「以因果為正論」的思想主導下，《續金瓶梅》的作書主意，乃有意展現在「引人獻出良心」的道德倫理期望之上，力求通過小說敘述提供讀者反思安身立命之道，並點醒讀者重視人心之自我修養。綜觀《續金瓶梅》一書，丁耀亢為了「端正人心」，乃著意通過吳月娘母子離散敘事之書寫，以建構其「道學」論述，⁶⁶用以回應世變歷史和現實，由此提出一套逃脫劫運的救世之方。而其中，在「貞」、「孝」、「忠」的人倫籲求方面所體現的經世期望，尤其

⁶⁵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冊中，頁801-803。

⁶⁶ 高桂惠從「成德」角度指出：「《續金瓶梅》用以做為《太上感應篇》『無字註腳』的人物，可以說是吳月娘、孝哥、玳安這一系列的理學標本，他們在戰火的洗禮之下，走出家庭，斷若飄蓬；由吳月娘、孝哥、玳安、小玉這『一家』的遭遇來看，失散→團圓→出家（空），做為功德圓滿的結局，『德』附著在西門慶身後遺留的一批家人與家產的去向上，以充滿了傳奇色彩來演義這一歷史命題。」見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頁181。

引人關注。

(一) 守貞

基本上，宋明理學興起以來，對於女性貞節的認知、建構和規範，歷經相當漫長的時間累積之後，在「存天理，滅人欲」的理想道德原則實踐中，逐漸形成一種「貞節崇拜」現象，普遍存在於明清時期社會之中，甚至成為一種普泛性或制度化的社會世俗風尚。⁶⁷「三綱五常」的道德倫理觀念，乃基於中國傳統父權意識而制定的價值體系，自有其一套「家國同構」的經世理論。其中貞節觀念作為一種集體意識，在明清時代普遍為人們所習受和遵從，並反映現實日常生活之中。而事實上，從《金瓶梅》到《續金瓶梅》，小說敘述即對於此一議題頗有關注和發揮，甚且體現出特定的道德倫理籲求。

在《金瓶梅》中，吳月娘作為西門慶正室，相對於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等貪淫好色的女性，始終是以謹守婦家本分的正面形象現身於小說敘述之中。西門慶臨終之際，特別叮囑吳月娘齊心守家之事。有〈駐馬聽〉為證曰：

賢妻休悲，我有哀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
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貞心，一妻四妾携帶着住。
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

吳月娘聽了亦回答道：

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導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

⁶⁷ 關於明清時期貞女現象的相關討論，可進一步參考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8年）。〔美〕盧葦菁（Weijing Lu）著，秦立彥譯，《矢志不渝：明清時期的貞女現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馬不須吩咐！⁶⁸

在現實上，當西門慶非命死亡之後，能夠繼續維繫西門家業的重責大任者，即完全繫乎吳月娘能否「守貞」的作為。而事實上，吳月娘作為西門正室，的確盡心遵守夫言，貞節自守，辛苦營家，盡心守護遺腹子孝哥。只是天不從人願，西門慶非命死亡之後，吳月娘即不斷遭遇眾叛親離的現實問題，最終仍不得不面對西門一家散伙拆家的悲劇命運。尤其西門香火——孝哥長成十五歲，因緣被雪洞師傅普靜度脫出家，以償夫主西門慶冤愆。當時剃髮摩頂受記，起名「明悟」，「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成家嗣，不想被這老和尚幻化去了」，⁶⁹ 從此骨肉分離。在《金瓶梅》中，這一個結局於後續情節裡並沒有持續開展，留下一個耐人尋味的伏筆。

丁耀亢續作《續金瓶梅》，即接續上述「西門慶死後生了孝哥，與吳月娘度日，家業凋零，群妾離散」的生命境遇而有所敷演。尤其對於吳月娘以「寡婦」之身，勤種善根，謹守閨範，守貞護家的正面形象，一仍《金瓶梅》的觀點，給予十分肯定。第三回曰敘及吳月娘因莊上被劫，不敢久住，又無親戚相投，因而投身薛姑子主持的道場。殊不知薛姑子接鉢留僧，縱欲貪淫，與淫僧有姦。吳月娘經小玉看破告知後，唯恐遭到算計惹禍，因而託言離庵。文曰：

到了夜間，小玉和月娘悄悄細說一遍，月娘纔知道這尼姑是佛門中的色鬼，女流中的強盜。自己尋思：「這和尚住久了，知我是個寡婦，和姑子們一氣來算計我，又不敢聲揚，弄出事來，可不丟醜？」想了一夜，不如早尋別路。況手中沒布施，久住

⁶⁸ 〔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七十九回，冊 19，頁 2389。

⁶⁹ 〔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一百回，冊 20，頁 2925。

在此，也不是常法。⁷⁰

作為西門慶的賢良之妻，自西門慶死亡之後，遭受小人侵占家財、貪吏誣陷姦情、舊人不顧舊情之炎涼人情對待，處境可謂十分艱難。在亂世之中，吳月娘仍然一心領著孝哥度日盡心守護孝哥，以圖接代香火，未曾想過再嫁。雖然吳月娘努力守家，但終究逃不過天數，母子兩人在戰亂逃難過程中不幸失散，彼此流落天涯。面臨宋金戰亂，兵火慌亂，饑荒凶年，吳月娘在輾轉流離之間一心找尋孝哥。在過程之中，吳月娘堅持以寡婦之身謹守貞節，竭心持家度日，不敢絲毫大意。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保全寡婦身子，避免因為兵馬慌亂而枉空守寡多年，吳月娘最終決心選擇剃髮出家，起名「慈靜」。當時，「小玉在傍和玉樓哭個不住。也是他平生信佛，前世道根，該從此成了正果。」⁷¹

在《續金瓶梅》中，關於寡婦能否守貞的問題，顯然被視為一個與能否「守家」互文聯繫的重要時代議題。第十一回敘及吳月娘乃西門慶賢惠之妻，吳典恩為侵吞西門慶家財，羅織吳月娘、玳安姦情，意使主僕下獄。小玉領著孝哥，求助於應伯爵，應伯爵虛應其辭。其言語對話之間，即觸及此一議題。文曰：

伯爵口內不言，情知是西門的孤子，忙問：「這孩子是你的？幾時有了丈夫來？」小玉道：「這就是俺大娘生的哥兒。」伯爵纔點了點頭道：「你來有甚麼話說？莫非你大娘守不得寡，人家欺負，孩子又小，依着我有這些家事，早尋個人家，還不受小人的氣。」小玉道：「二叔，你不知道如今俺遭的橫禍。」

⁷⁰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三回，冊上，頁299。

⁷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回，冊下，頁1120-1121。

現今俺娘和玳安都在牢裡哩！」⁷²

在世荒年亂的時局中，吳月娘苦心守護孝哥，離散之後找尋孝哥，始終都是以貞節守家為志，展現出高度氣節，在在都證明了個人身為寡婦、寡母的非凡意志和強大的道德品格。在《續金瓶梅》中，守節全貞的寡婦，正是丁耀亢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典範，對此大加讚揚。正如第五十回曰：

單說這世上情緣易盡，好事難全。美滿的夫妻恩愛，百年來變成寡鵠孤鸞，眼前的兒女情腸，轉眼間化做空花泡影。偏是善良遇的是缺陷世界，偏是奸狡走的是歡樂風光，只得說是前世修因不全，今生苦業未足。誰見那修因？也只得守着苦業，即是修因。誰離得這苦業？想這修因，也就離了苦業。因此這男效淳良，女慕貞潔，只有這孤兒寡婦，守節全貞，是天下最苦的人。……可見這一點志氣，要從幼到老，守到玉潔冰清，一句閒言閒語沒人談說的，也就是一尊菩薩。不要說來生可以得的善果，只這不淫二字，就是佛法仙根，與蓮花生人一樣，因此朝廷要旌獎這賢人，立坊送額，刻在志書節孝中，教化這女流之輩，做個樣子，即是個現世的聖賢。往往古今名臣大老，多是從母德貞良中積出來，子孫榮貴，幾世不絕，這是人人眼前見過的。⁷³

無可諱言，吳月娘對於個人身為「寡婦」的認知和守貞作為，在在顯現出一種「理性選擇」。⁷⁴ 而此一理想女性形象塑造，不僅回應了明清兩代對女性貞節的高度道德要求，同時更寄寓了丁耀亢關於「忠」、

⁷²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一回，冊上，頁419。

⁷³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回，冊下，頁1111-1112。

⁷⁴ 關於此一理性選擇的文化成因，可參張彬村，〈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問題〉，《新史學》第10卷第2期（1999年6月），頁29-76。

「貞」互文的政治倫理想像。

如前文所言，丁耀亢之續作《金瓶梅》，其敘事焦點並不在於細寫日常生活世情，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寄寓了不可忽視的歷史意識。在家國同構的演義編創思維中，吳月娘作為一位「安貧守節」、「守志全貞」的貞節寡婦而現身於小說敘述中，可以說是為了映襯宋金戰亂之際不守氣節的內外文武大臣，以及寅緣偽帝張邦昌（1081-1127）追求寵幸的華國李夫人（1106-？）。第十九回曰：

原來金兵圍汴，哄誘徽宗父子入營講和，怕那宋家勤王兵到，因此劫着二帝連夜北去。只傳了後妃王子們隨駕，那金人大兵到底不曾入宮，這宮中陳設的寶玩還有未動的。張邦昌雖偽受金命，即是看家奴一樣，怕金人回汴，留作行宮，也不敢動大內裡的分毫。若論邦昌臣子盡忠的道理，不死就該逃了，雖死也不可受命，這是第一着；就要全一城百姓，不能逃避，暫時領受，待粘沒喝北去了，即時還歸臣職，請孟后臨朝，自己赴行在請罪，聽高宗遣大將留守，這是第二着。為人臣子，有死無二，除此二着之外，再無個騎兩頭馬的道理。就如一個寡婦，被人強逼成姦，雖不是本心，日後姦夫去了，還聽那姦夫看守他的門戶，何面目回來見他的丈夫，自然是該死的。……從古來，姦臣不少。王莽、曹操、董卓、朱溫，都是自家取天下，不顧那君臣大義，止有張邦昌、劉豫替人做奴才，不免名滅身死，把自己妻女都被金人淫汙了，貽笑千古，怎及得操莽奸雄還成得一個事業。此是昏主叛臣一段公案，卻從淫汙中來。所以收入《感應篇》中，講出這亡國殺身的因果。⁷⁵

《續金瓶梅》一書所展現的「講史」意圖，其實正大量反映在張邦昌

⁷⁵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九回，冊中，頁570-572。

受命偽帝、屈身為奴，甚而完全不顧君臣大義的政治批判之上。由此可知，丁耀亢之所以在《續金瓶梅》中，如此用心經營吳月娘母子離散的情節線索，並著意形塑寡婦守貞的理想女形象，實有其不可輕忽的政治目的。尤其當丁耀亢有意將「女性守貞」與「人臣盡忠」兩者縮合於敘事之中時，正可見其如何在取喻書寫中，積極表達個人的歷史觀照和經世期望。

（二）存孝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十分重視人倫，而「孝」又被視為人倫之本。《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⁷⁶

在孔子（551-479 B.C.）觀點看來，「孝」不僅是立身、事親之道，更是為政、治世之本。自漢代以降，「明王以孝治天下」的觀念，向來是歷代帝王為政治民的重要思想指導原則。何休（129-182）〈春秋公羊傳序〉即深體此意：「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⁷⁷此一文化觀念，時至《續金瓶梅》之作亦仍有所反映。第十四回篇首即引《辛潼帝君

⁷⁶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收入[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年影印清代嘉慶二十年（1815）重刊宋本孝經注疏附校勘記），冊13，頁10-11。

⁷⁷ [漢]何休，〈監本附音春秋公羊傳注疏序〉，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冊上，頁1-2。

救劫寶章》曰：

今之士大夫，恃其文章，孝行陰功略不加意，或父子憎嫌、兄弟分爭，或恃富勢而凌小民，恃才能而侮前輩，種種罪犯，難可解雪。人之一身，以孝為本，人多不孝，劫數將來，福力已盡，悔之何及！⁷⁸

丁耀亢視孝為立身之本，對於存孝之人多有讚揚之語，並認為那些孝父母、敬神明的好人，就算是身陷劫難之中，亦常能孝感天地，得神靈顯應幫助度過重重難關。第十四回敘及趙居先平日孝行不虧時即曰：

纔知道菩薩早已兩下托夢以解此劫。若不是他的孝感天地，有此番超度，既在劫中，那得不死！如此等事，不止一家。有詩歎世人不孝，贊趙居先以孝免難：佛在高堂人不知，百年牛馬可慈悲。巢成雛去誰知母，月落烏啼尚哺兒。但苦遺金分未足，不知負米在何期。富多驕子貧多孝，天道昭明那可欺！⁷⁹

正因為丁耀亢十分重視孝道，《續金瓶梅》接續《金瓶梅》而作，即就普靜和尚超度冤魂、並於日後度化西門慶遺腹子孝哥出家的情節進行故事新編。⁸⁰ 為了強化「孝」的人倫價值，在具體的敘事中，小說敘述在吳月娘母子離散的情節線索之上，可謂大大深化了年幼的孝哥苦心尋親的行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情節編排，可謂在極大程

⁷⁸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四回，冊中，頁 480-481。

⁷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四回，冊中，頁 484。

⁸⁰ 吳紅、胡邦煒說：「西門慶的兩個兒子，官哥兒純屬無辜，寄名道官作了小道士，含冤而死；孝哥則是西門慶自己轉世，他前世作惡多端，則隨普靜為徒出家作了和尚，以後如何，書寫到此嘎然而止，沒有再作交代，但至少不會有官哥兒這個『小道士』一般下場。這一描寫與構思，我們認為也是有所寄託、大有深意的。」見吳紅、胡邦煒，《金瓶梅的思想和藝術》（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 200。

度上呼應了明清時期正史、野史和小說戲曲中普遍存在的主題類型——「萬里尋親」。⁸¹

在《明史·孝義傳》中，「萬里尋親」的事蹟即有所記載。據論者考察所見，「萬里尋親」作為一種孝行典範，在明清時期乃一種重要的文化實踐，⁸² 相關記載往往見諸史料、方志或筆記之中，存有大量孝行文本。⁸³ 一般而言，在這類尋親故事中，相關敘述必然會將情節設計成為一種充滿考驗和奇遇的歷險旅程，並賦予崇高的道德想像。最終目的，無非在於樹立理想的孝子形象和人倫典範。在《續金瓶梅》中，對於如此敘事方式亦有所承繼和沿用。第二十四回曰：

單表他八歲為僧，遇着長老收為徒弟，起了法名了空。這長老不是別人，就是吳月娘那一年上泰山燒香遇見的雪澗禪師，曾慧眼觀見孝哥是羅漢一轉，後日該主持正覺，化他出家，月娘曾許口為願。因此雪澗禪師乞化到此庵中，接引孝哥，一住了五年，纔得遇合。……行脚一年，了空因思念母親月娘沒有信息，未知亂後生死存亡，雖是出家，不可忘母，要拜別師父，回清河縣來探信，就如目蓮救母一般，不盡人倫，怎能成道。⁸⁴

無可諱言，在《續金瓶梅》中，有關孝哥萬里尋母的情節安排，實際上深切表達了丁耀亢對於孝道人倫主題的重視。因此，在孝哥尋親的

⁸¹ 相關討論，可參劉勇強，〈歷史與文本的共生互動——以「水賊占妻（女）型」和「萬里尋親型」為中心〉，《文學遺產》2000年第3期，頁85-99；范紅娟，〈明清尋親戲曲情節模式初探〉，《求是學刊》2011年第3期，頁107-112。

⁸² 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2分（2007年6月），頁359-406。

⁸³ 余新忠，〈明清時期孝行的文本解讀——以江南方志記載為中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7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3-60。

⁸⁴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二十四回，冊中，頁638-640。

敘述中，屢屢以凸顯孝哥戮力實踐尋母意志為要旨，並以之彰揚孝哥的孝行典範。

如前所言，吳月娘與孝哥的離散作為一條重要的情節線索，充分展示了宋金戰亂如何造成百姓家庭破裂、國家分崩離析的現象，並導致家國存續可能無以為繼的根本問題。為了彰顯此一歷史生活現象的悲劇性，丁耀亢試圖以對照敘述的方式來凸顯萬里尋親的普遍性社會現象。第五十九回敘及當時與了空同單的沙彌，法名如惠，同樣也是在戰亂之中出家，並四處苦心探訪母親下落。文曰：

走了半月，到了揚州江口上，見南兵盤詰，不許北人過江，只得又轉回揚州。聞得有一座天寧寺，叢林廣大，甚有禪林規矩。進得寺，見了知客，送到十方堂單上安歇，隨眾吃飯。那單上滿了，只有一眾小和尚，約有二十歲年紀，却同了空一處安單。細問了空來路，說是山東東昌府清河縣，因為探問母親，在淮安府多年寄居，特來尋訪。不料行到半路遇盜，擄到淮西山寨裡住了一年，纔逃得回來。又不知老母流落何處，一地裡亂找將去，只憑佛菩薩照憐罷了。說畢，淚如雨下。⁸⁵

從了空與如惠兩人的對話中可知，尋親的情節敘述，並非只是小說敘述針對單一個案的安排，而是有意將亂世之下可能普遍存在的現實生活現象加以表現出來。以今觀之，在《續金瓶梅》中，了空和如惠兩人皆因戰亂而與親人失散，無法盡孝，甚且都在亂後出家。有關尋找母親行動敘述本身所體現的倫理意義，一方面可視為不忘本家的一種堅持，另一方面則可強調重視血緣親情的擁有，充分體現出了耀亢對於孝道人倫的自覺性實踐和敘寫。

在《續金瓶梅》中，自從孝哥與吳月娘失散之後，因前世姻緣所

⁸⁵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九回，冊下，頁1316-1317。

繫而入空門，成為雪澗禪師的弟子，從此跟隨修道。然而行腳多年，孝哥卻無從克盡孝道，日常念茲在心，無法了空一切。在尋親過程中，孝哥幾度遭遇劫難，但都還心心念念如何能夠訪見母親。是以，「了空何日見母」作為情節懸念，正凸顯出丁耀亢對於親子人倫的深切召喚。經過長年流離失所，孝哥以「了空」和尚身分，仍一心發願上南海燒香，誓見觀音菩薩請求指路找母。第五十九回曰：

一路茫茫，那裡問母親和玳安的信息？因孤身年幼，不便獨行，只得一路上遇寺投寺，在叢林裡安身。……只是南北大亂，幾番兵火，人民逃亡大半，沒個定家。……自己想道：「我只為尋問母親，發願南來，如不得見母，又說甚麼參禪修道！走遍天涯也要見母方還，料韋馱菩薩豈不慈悲照見。」因此一念南行，再無退轉的心。⁸⁶

此外，在漫長的尋親歷程中，孝子總是必須經過身心的痛苦試煉，才有機會與親人重逢。在《續金瓶梅》中，亦著意安排孝哥面臨生死交關的身體考驗。第五十九回曰：

却說了空從那日過了江，到甘露寺宿了兩夜，沒處找母親信息，發願上南海燒香，親見觀音菩薩指路找母。托鉢化齋，過了鎮江、丹陽，晝化長街，夜宿古廟，要受些苦行，纔見他一點孝心。原來江南陰雨連綿，了空不服水土，到了寧波府，感了一場瘟疫，大病五日不汗，在一座關王廟裡寄宿，看看至死。廟祝是個道人，怕了空死在廟中不便，只得趕出廟來，在大門底下仰臥。四顧無親，水米不得到口，眼見得多凶少吉。可憐今生不得見母，了空雙眼落淚，驚動韋馱菩薩，到一更時分，送一碗涼水來給了空吃了，即日出了汗。這是了空行孝，該受七

⁸⁶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九回，冊下，頁1316。

日之災，從聲聞緣覺證入普賢苦行處。⁸⁷

毫無疑問，萬里尋親故事的本質，除了體現出一種關於「孝思」的實現和追求，更是隱含著安頓自我生命價值的內在動機。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延宕母子見面相認的時機，小說敘述則是特別強調「時間」的因素，讓失散已久的家人無法在重逢的第一時間相認。第六十回敘及吳月娘和孝哥母子久別重逢，但卻因容貌變改而不相識。其文曰：

看官聽說，了空母子對面不相認識，難道小玉也不記得孝哥模樣？原來七歲上被兵趕散，做了十年沙彌，改頭換面，長破了面皮，又經了一場大病，枯黑乾瘦的一個小和尚。這月娘也做了尼姑，老了许多，自然對面兩不相認。小玉夜裡吃了假姑子的虧，白白的被他弄了，一肚子惡氣，如何不罵！⁸⁸

顯然這一情節設計，頗讓人感到一種無可言喻的深切遺憾。直到南海觀世音菩薩的刻意接引之下，母子終於能夠真正相認團圓，一解相思之苦。第六十一回曰：

這船上救起兩個人來，看了看，月娘纔叫：「玳安，你因何到這裡？」雪澗老和尚見了空，道：「你因何到這裡？」玳安對月娘道：「孝哥也在這裡。」原來母子、師徒湊在一船，不是遇風，如何得見？纔知是菩薩接引之力，滿船人都念佛。不消說，孝哥與月娘抱頭痛哭。⁸⁹

在艱苦的尋親歷程中，吳月娘和孝哥各自都展現了人倫實踐之美。最終，母子之所以能夠重逢團圓，自是一種理想人倫秩序的圓滿實現。

⁸⁷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九回，冊下，頁1328。

⁸⁸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六十回，冊下，頁1340。

⁸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六十一回，冊下，頁1356。

尤其通過孝哥萬里尋親的敘述，丁耀亢從中不僅表達了召喚「孝心」的精神籲求，更是寄託了重振人倫的道德期望。

在《續金瓶梅》中，丁耀亢著意針對吳月娘和孝哥母子因亂世而離散進行情節編排，自有其個人對於恢復家庭人倫的政治期望。面對此一人生缺憾，雖然孝哥幼年即出家修行，卻從未因個人修道而斷念尋訪母親，甚至是一心要學日蓮，期能早日救母脫離苦難，即便途中被山賊所擄，逼婚成親，但始終不為所動。一心所念者，只是：「玳安不知下落，訪見母親也不知？我在這裡遇着邪魔，何日得出天羅地網？」⁹⁰「萬里尋親」作為一則道德寓言，表面上在於極力表彰孝哥的孝行；但若進一步來看，丁耀亢似乎更有意通過此一艱苦的尋親歷程的深描，表達對於恢復傳統儒家所重視的倫理價值的深刻籲求，藉此回應個人對於世變的歷史觀照。⁹¹第二十一回曰：

單表這君臣父子，為人生五倫的大綱。父母是生養我的，略有人心，再沒有肯忤逆他的。就不能大孝，到底是天性上一點骨血，生事死葬，也還為自己一個體面，怕人說他是禽獸，只得勉強去做那孝的模樣。若論這個孝字，除了大舜、文王，也完不到十分上，只略有幾分，也就是今之賢者了。只有君臣一倫，比這孝極是難的。因此忠臣義士，到了國破君亡，要捨了性命妻子替那國家出力。又有那強敵在外，我兵微將寡，敵不過外寇，也是死，又有那奸黨在內，忌我成功，朝廷信了讒言，也是死。做那太平的忠臣，不過清白守法，還是易事，只有那國勢將傾，君孤力弱，把這一手擎天，不惜身命，明明破着一死報國，往前做去，這纔是忠臣義士，所以諸葛孔明的出師表，

⁹⁰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一回，冊下，頁1145-1147。

⁹¹ 關於孝治天下的思想論述，可進一步參考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

郭子儀單騎退虜的功，至今凜凜如生。也只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自古來，史書上記這盡忠死節的，能有幾人？⁹²

面對宋金戰爭亂世，內外群臣失節投降，丁耀亢顯然對於國勢傾頹現象有感在心。因此，立足於家國同構的思想視野之上，小說敘述對於「孝」的展演，其實有意將萬里尋親的孝行投射於君臣一倫的實踐之上。據此而言，丁耀亢借孝哥形象的建構以召喚忠臣義士和聖賢能人，無乃有其深切的政治感懷與悲嘆。⁹³

（三）盡忠

自先秦以來，關於「忠」概念的提出和演變，往往與國家運作和政治思想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繫，受到諸子士人的極大關注。⁹⁴ 自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在君權神授論述的建構中，「忠」成為奠立君臣倫理關係的重要綱常。尤其自《漢書》立「忠義傳」後，歷代史書亦皆設有「忠義傳」，更凸顯「忠」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倫理之一的重要意義，並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⁹⁵ 時至明代，《忠經》之出版，對於士人如何看待忠節文化及其所反映的「忠觀」，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尤其面對明清鼎革世變時期，有關「盡忠」的節行表現，更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議題，得到士人的巨大關注，並形諸於不同場域

⁹²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二十一回，冊中，頁 593-594。

⁹³ 關於丁耀亢重視孝道思想淵源，或與明清之際理學關於成聖和家庭人倫的論述可以進行聯繫。此一文化現象的討論，可參呂妙芬，〈儒門聖賢皆孝子：明清之際理學關於成聖和家庭人倫的論述〉，《清華學報》新第 44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629-660。

⁹⁴ 相關討論，參〔日〕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

⁹⁵ 相關討論，可參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的論述之中。⁹⁶ 同樣地，這個倫理議題，在《續金瓶梅》演義編創中，受到丁耀亢的高度重视。

在《續金瓶梅》中，有關「盡忠」之行的人倫實踐，首先必須取決於人物是否具有節義之行。今可見者，在「天下無道」的歷史觀照中，丁耀亢特著意於吳月娘母子聚散離合的離散書寫，不僅在於傳達「世情薄處亦堪傷」的痛苦體驗，同時也藉此強調堅守「死生不易、患難相交」的節義之行的困難。第十一回曰：

自古朋友一道，止有道義文章，從各人肝膽聲氣中結出，不從富貴上起的。所以有范張的雞黍、雷陳的義氣。如關聖賢受那魏武厚恩，終尋玄德，程嬰為趙氏孤兒，死報杵臼。這死生不易，患難相從，原是難事。何況勢利之交，這些狐朋狗友，幫虎吃食，酒肉利徒，算不得朋友。怎怪得他轉眼忘恩，還要借花獻佛，下石取利，此乃自然之理。所以宋韓琦相公常說道：「小人負心原不足恨，還是自己交結此等人的不是。」世情炎涼，何待今日！⁹⁷

在西門慶死亡之後，吳月娘母子隨即人情澆薄的殘酷現實，飽受生存威脅。因此，在《續金瓶梅》小說敘述中，即極力陳述來安、張小橋父子的奸惡貪財，吳典史、劉廳尊、徐通判等官吏的私心貪婪，蔣竹山的含恨報復，以及應伯爵的忘恩負義等等惡行，乃是有感而發之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上述小人的迫害作為，丁耀亢顯然對於劉學官父子、溫葵軒秀才顧念舊情、仗義助人，以及玳安夫婦的「忠義守家」等等崇高節行，更有意加以極力稱揚，肯定難得的理想人性光輝。如第十二回盛贊劉學官知恩圖報之行曰：

⁹⁶ 相關討論，可參劉瓊云，〈天道、治術、商品：《忠經》之出版與明代忠文化〉，《中國文哲通訊》第24卷第2期（2014年6月），頁73-120。

⁹⁷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一回，冊上，頁415-416。

今日劉學官一個窮教官，西門死後六年不肯昧孤兒的債，後來他公子劉體仁中了甲榜，子孫三世榮貴，總因不昧良心，恤孤念寡，天地鬼神豈有不記錄他善功的？⁹⁸

由於劉學官曾得西門慶資助，時刻不忘西門慶舊日之恩，因此當吳月娘和玳安身陷囹圄、生活困窘之際，並未因西門慶死去之後欺心昧財，反而及時幫助吳月娘脫困。如此節義之行，為個人帶來良好的果報，使得其子劉體仁能高中甲榜，子孫三世榮貴。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正是在諸多義夫的協助之下，吳月娘母子才能度過重重難關，在離散之後重逢，最終促成團圓美事。因此，從前述「守貞」、「存孝」的討論中，皆可見丁耀亢對於節義人物的肯定和讚揚。而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西門家僕玳安和小玉夫婦，更被視為小說敘述中節義人物的理想代言人，忠義之行始終貫串小說敘述進程之中。

在《續金瓶梅》的具體敘事表現上，吳月娘母子離散之後能夠團圓，除了歸諸寡婦、孤兒因修道積善的成道意志之外，最重要的，還在於家僕玳安、小玉夫婦不離不棄，謹守家僕之義，盡忠職守。當時，眾人一路上躲避宋金戰亂，「那吳月娘和小玉緊緊攙扶，玳安背着孝哥，一路往人叢裡亂走」，但不幸地，「這月娘和小玉叫了玳安一回，不見答應，人馬亂撞，只得走開。」⁹⁹ 第十六回敘及玳安為尋找月娘和孝哥，輾轉回到清河縣：

原來玳安找月娘、孝哥不見，兵退之後又回縣來。那時城內人家沒了一多半，張二官人全家擄去，這無主的空宅，也是鳥戀舊巢，玳安又住在舊宅門房內安身。猛見一個狗領着個貧婆，拖個小瞎子進來，抱着一塊磚討飯，心裡好酸。想起月娘、孝哥不見，眼中淚落如雨，便說：「小花子休打磚罷！我也是纔

⁹⁸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二回，冊上，頁448-449。

⁹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五回，冊中，頁495、498。

回來的，沒有家小，有幾個冷燒餅，你吃去罷！」……天色晚了，沒處去宿，要在這大門簷下討把草過一夜，玳安只得依他。那時十月天氣，還不甚冷，玳安把炕上草抱了一抱，給他母子二人宿下不題。正是：鶴歸華表人難識，大過東門世已非。¹⁰⁰

在戰亂之中，人人為尋求安身之所，四處避走，以求逃脫侵害，生活處境可謂十分艱難。然而，玳安始終以尋找吳月娘和孝哥為念，未曾改意心志。第五十回即盛贊玳安義倫之舉曰：

有詩贊玳安好處：恩養生成一樣親，情同父子義同臣。壺漿尚欲酬知己，犬馬猶能戀主人。豫讓報仇終拚死，程嬰全趙不謀身。莫言奴僕當輕賤，尚有臨危重義倫。這首詩不止說孝子尋親，單說這奴僕有義，生死患難，不肯忘恩，就是忠臣孝子一樣。這玳安不肯背主，如今那有這樣好人。¹⁰¹

在亂世中，世情薄涼之處，正在於「勢利之交」，小人往往負義，多有忘恩害主之事發生。相對於此，以玳安為代表的「忠僕」典型，無疑是丁耀亢在「說法」時極為認同的理想人倫典範。最終，在孤兒寡母出家修行成道之後，玳安即繼承了西門家業，成為「小西門玳員外」，「後來生子二人，世享富厚，夫婦借老，八十而終。這是天報忠義，一家正果處。」¹⁰²顯然，丁耀亢有感於世上背義忘恩之人所在多有，因此在吳月娘母子離散書寫中，對於劉學官等人的禮義交情和玳安夫婦的忠義節行等等，給予高度的稱許和歌頌，無疑寄寓了深厚的道德期望。

丁耀亢之作《續金瓶梅》，主要依作書主意而敷演敘事，因此敘

¹⁰⁰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六回，冊中，頁 510-511。

¹⁰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回，冊下，頁 1122。

¹⁰²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六十三回，冊下，頁 1400-1401。

事重心並不在於完全延續前傳敘事，而是借事取義，意寓言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丁耀亢「專為亂世奴僕說法」，¹⁰³ 正有所指。¹⁰⁴ 具體來說，由於北宋徽宗昏庸失德，寵信奸臣，貪戀女色，致使金人犯邊。徽欽北狩之後，金人遂立了張邦昌為楚帝。對於此一歷史現象的生成，丁耀亢將之歸諸帝王失德、不實行仁政之上所致，並且加以批判。但除此之外，小說敘述言及奸臣結黨營私、科舉取士弊端，因此造成奸佞之臣把攬朝綱、蒙蔽君上，賢臣遭讒而不受重用，丁耀亢同樣在小說敘述中，屢屢對忠臣賢將因遭讒受屈而死深表感慨，表達了切膚之痛。第二十一回曰：

「……今日將軍肯同心殺賊，以此百萬之師，可以直掃北庭，救回二帝，成了千秋名節，又受了封侯之賞，因何把這等一個英雄付之草野？總因國家不能用人，以致流落。」說畢，涕泣不絕。這營中大小頭目，並這些土賊們，人人淚下，個個思忠，都說道：「早有宗老爺這樣好人，我們不替朝廷出力，誰肯做這草寇。」俱一齊投順，受了招安。¹⁰⁵

為了凸顯「君臣之義」對於天下治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丁耀亢秉持傳統儒家講究君臣倫理的立場，對於亂臣賊子不忠不義的失節作

¹⁰³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八回，冊上，頁 363。

¹⁰⁴ 本文審查委員之一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觀點，即丁耀亢對於玳安夫婦「主僕」關係的強調，體現出對於當時明末清初歷史語境中有關「奴變」議題的回應，以及對於人倫的重要考量。根據學者之見，明末「奴變」現象，發展遍及湖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江南地區，一直延續到清初。而此一研究議題的提出，首見於梁啟超，〈中國奴隸制度〉，《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25 年第 2 期，頁 527-553。更進一步討論者，可參謝國楨，〈明季奴變考〉，《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32 年第 S1 期，頁 1-27。此後，學界對於晚明「民變」現象多有關注。相關研究綜述，可參薛韓剛、徐振戎，〈近四十年晚明民變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院》2017 年第 3 期，頁 90-95。惟囿於本文論述宗旨和篇幅限制，無法在文中進一步開展論述，尚待日後勉力以另篇專文探究其敘事表現，謹此註記。

¹⁰⁵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二十一回，冊中，頁 600。

為，多所描述和嚴厲撻伐。第五十八回曰：

單表君臣大義是一朝治亂的根本，臣子忠義的良心。有了好臣子為朝廷盡忠，天下百姓享那太平之福；有那奸臣撥亂朝廷，殺害忠良，天下自然受這離亂之禍。所以世上風俗貞淫，衆生苦樂，俱要說歸到朝廷上大夫上去，才見做書的一片苦心。……可見臣子盡忠，不在受恩深淺。即如婦人為夫守節，與丈夫相好的，固是該守節，就平日夫妻不和，難道就該喪了廉恥，另隨一個男子去不成？總是臣子一受了國恩，這個七尺之軀，就屬了朝廷，一切身家、爵祿、名譽俱是顧不得的。只為完了這一生節義，纔得快活。¹⁰⁶

基本上，《續金瓶梅》因著《太上感應篇》所言：「叛其所事，暗侮君親，以惡為能，忍作殘害」¹⁰⁷ 而作；因此，小說敘述始終毫不掩飾地大肆議論奸臣小人之惡行，諸如佞臣權奸蔡京（1047-1126）、蔡攸（1077-1126）、王黼（1079-1126）、楊戩（?-1121）、高俅（?-1126）、童貫（1054-1126）、朱勳（1075-1126）蒙蔽君上、亂臣賊子郭藥師（?-?）、張邦昌、秦檜（1091-1155）、劉豫（1073-1146）等人的禍國殃民，蔣竹山、苗青等小人賣國求榮，王六兒、二搗鬼的寅緣謀利，皆在論列之中。在具體敘事表現上，小說敘述對於奸臣當道固然多所描述和批判；但實際上，卻是意在於映襯宗澤（1059-1128）、岳飛（1103-1142）、韓世忠（1089-1151）等抗金將士精忠報國的忠義之心，多所稱許。由此得見，丁耀亢對於亂世之中的君臣大義格外重視，展現了對於忠臣的高度倫理籲求和政治期望。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丁耀亢「借世說法」時，有時無法掩飾因鼎革代變所造成的傷痛記憶，致使小說敘述流露出各種影射反清的思想痕跡，以及潛在的遺民意識，因

¹⁰⁶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五十八回，冊下，頁1289-1290。

¹⁰⁷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冊中，頁801。

而導致最終不為統治者所容而下獄，實乃無可避免之事。¹⁰⁸

四、結語

過去對於《續金瓶梅》的研究，大抵受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影響，主要置於《金瓶梅》續書系譜之上，並視之為「世情書」或「人情小說」的續作。而事實上，丁耀亢在〈凡例〉中即清楚指出，《續金瓶梅》係以「演義之正體」敷演故事。關於為何要編創《續金瓶梅》一書的問題，丁耀亢有明志之言曰：

予生平詩文襲彩炫世，未有可以見閻羅老子者。我將借小說用《感應篇》注，執贄於菩提王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¹⁰⁹

顯然，丁耀亢將《續金瓶梅》比附《春秋》而論，強調小說具有意在言外的筆意和書法，在在顯示其內心的高度政治關懷。在根本的意義上，丁耀亢雖借《金瓶梅》以為續作，但《續金瓶梅》作為《太上感應篇》的無字註腳而生，小說敘述開宗明義，即已清楚指出做書目的乃「以因果為正論」，自不在於延續「世情書」創作的主體精神和敘事模式。關於《續金瓶梅》一書的創作動機及其話語價值，西湖釣史（?-?）〈續金瓶梅集序〉有相當準確的評價：

《續金瓶梅》者，懲述者不達作者之意，尊今聖明頒行《太上感應篇》，以《金瓶梅》為之註腳。本陰陽鬼神以為經，取聲色貨利以為緯。大而君臣家國，細而閨壺婢僕。兵火之離合，

¹⁰⁸ 楊劍兵、郝玉英，〈宋金對峙在清初的文學重寫——以《續金瓶梅》為中心〉，《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頁59-65。

¹⁰⁹ 〔清〕天隱道人，〈續金瓶梅序〉，見〔清〕丁耀亢撰，李增坡主編，張清吉點校，《丁耀亢全集》，冊中，頁1。

桑海之變遷。生死起滅，幻入風雲。因果禪宗，寓言叢暉。於是乎，諧言而非蔓，理言而非腐，而其旨一歸之勸世。此夫為隱言、顯言、放言、正言，而以夸，以刺，無不備焉者也。以之翼聖也可，以之贊經也可。¹¹⁰

因此，雖然《續金瓶梅》乃續作之書，但實際上卻有其特定的作書主意，不與原作《金瓶梅》相仿。經本文考察得知，在天下無道的歷史觀照中，《金瓶梅》小說敘述乃著眼於「今日因西門慶身後災禍，妻子流離，說入大劫，以勸世人惜福。」¹¹¹ 因此，觀其作書主意，處處以「端正人心」為宗旨，無不強調從世俗男女到朝廷士大夫，若人人皆能保有善根，遵守綱紀和道義，則天下太平。整體話語構成，立足對於天下無道的歷史觀照之上展開，充分展現出個人對於重振人倫的道德期望，同時也深刻地展現出個人高度的政治關懷。

總的來說，丁耀亢借《金瓶梅》之名以續寫，看似「輕談往事」，¹¹² 但實際上是為了要揭示國祚不繼、國族盛衰興亡問題的歷史成因，並將故國傷心之思寄寓於小說敘述之中，在在展現了沉痛的歷史觀照。是以，在「借古論今」的前提下，丁耀亢採取「講史」姿態，大量敷演宋金戰爭的混亂歷史場景，即可見其所重視者，乃在於如何從「通古今之變」中探求治亂興亡的成因。於是，在金兵南下易代之亂的時空背景下，丁耀亢其實有意借家國同構的互文敘述，表達個人的政治關懷。而此一創作意識，丁耀亢在第三十六回即有所曰：

單表古人詩詞，多因故國傷心，閒愁惹恨。歎韶華之易盡，則

¹¹⁰ [清]西湖釣史，〈續金瓶梅集序〉，見[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冊上，頁209-210。

¹¹¹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十三回，冊中，頁467。

¹¹² 「輕談往事」一句，見丁耀亢所撰《歸山草·請室雜著八首》，其中說明自己以續書被逮，待罪候旨，因此寄詩誌感曰：「獨坐憐寒夜，圍牆起鼓聲。雪晴光不定，月暗影空明。掾史藏文士，窮交仗友生，莫輕談往事，一醉頌升平。」見[清]丁耀亢撰，李增坡主編，張清吉點校，《丁耀亢全集》，冊上，頁472-473。

感寄春風；悲陵谷之多遷，則魂消秋月。拈就鴛鴦，寫出江淹離恨譜；飄來蝴蝶，編成杜牧斷腸詩。也只為托興遣懷，萬（寓）言醒世。真卻是假，假卻是真。自有天地古今，便是這個山川，這個歲月，這個人情世事，這個治亂悲歡。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看到一部《莊子》透徹，纔許讀得我《金瓶梅後集》。那些俗儒淺夫，沒有打破輪迴手段，句句着相，便說是風流罪過，罵世春秋，豈不負此婆心俠骨。¹¹³

從「演義」編創的意義上來說，丁耀亢刻意將「徽欽北狩」的亡國傷痛與吳月娘母子聚散離合的情節交錯進行敷演，使之構成一種互文隱喻的對話關係，當有其不可忽視的作意存在。在整體話語實踐中，小說敘述藉由吳月娘母子離散敘事的書寫，形塑了一個家國同構的政治寓言，乃有其不可忽視的歷史意識，讀者應該深體作者作書主意和苦心。

（責任校對：李瑞竹）

¹¹³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冊中，頁 842。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收入〔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年影印清代嘉慶二十年(1815)重刊宋本孝經注疏附校勘記，冊13。
- 〔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臺北：里仁書局，2012年影印株式會社大安本。
- 〔清〕丁耀亢撰，李增坡主編，張清吉點校，《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清〕紫陽道人，《續金瓶梅》，收入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滙寶》，臺北：臺灣大英百科，1995年，冊31-33。
- 〔清〕劉廷璣撰，張守謙點校，《在園雜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二、近人論著

- 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北京：學林出版社，2004年。
- 王汝梅，〈丁耀亢的《續金瓶梅》創作及其小說觀念〉，收入李增坡主編，《丁耀亢研究——海峽兩岸丁耀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57-163。
- 王君澤，〈《續金瓶梅》主體精神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頁42-44。
- 王瑾，〈《續金瓶梅》主旨解讀〉，《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2期，頁11-13。

_____，〈《續金瓶梅》藝術探析〉，《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頁18-19。

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說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

朱眉叔，〈論《續金瓶梅》及其刪改本《隔簾花影》和《金屋夢》〉，收入春風文藝出版社編，《明清小說論叢》，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冊1，頁254-257。

李志宏，〈「演義」——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年。

_____，〈《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臺北：學生書局，2014年。

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2分，2007年6月，頁359-406。

_____，〈《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

_____，〈儒門聖賢皆孝子：明清之際理學關於成聖和家庭人倫的論述〉，《清華學報》新第44卷第4期，2014年12月，頁629-660。

吳紅、胡邦煒，《金瓶梅的思想和藝術》，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

余新忠，〈明清時期孝行的文本解讀——以江南方志記載為中心〉，收入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7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3-59。

林辰，《明末清初小說述錄》，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

段春旭，《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續書研究》，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胡衍南，〈「世情小說」大不同——論《續金瓶梅》對原書的悖離〉，《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15期，2003年6月，頁1-26。

胡曉真，〈《續金瓶梅》——丁耀亢閱讀《金瓶梅》〉，《中外文學》第

- 23 卷第 10 期，1995 年 3 月，頁 84-101。
- 范紅娟，〈明清尋親戲曲情節模式初探〉，《求是學刊》2011 年第 3 期，頁 107-112。
- 高玉海，《明清小說續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
- 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 張彬村，〈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問題〉，《新史學》第 10 卷 2 期，1999 年 6 月，頁 29-76。
- 梁啟超，〈中國奴隸制度〉，《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25 年第 2 期，頁 527-553。
-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8 年。
- 黃霖，〈前言〉，見〔清〕丁耀亢著，陸合、星月點校，《金瓶梅續書三種》，濟南：齊魯書社，1988 年，頁 1-22。
- 黃瓊慧，《世變中的記憶與編寫——以丁耀亢為例的考察》，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 年。
-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
- 楊劍兵、郁玉英，〈宋金對峙在清初的文學重寫——以《續金瓶梅》為中心〉，《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5 年第 1 期，頁 59-65。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 年。
- 蔡亞平、程國賦，〈明清時期讀者與《金瓶梅》傳播關係探析〉，《社會科學研究》2013 年第 2 期，頁 183-188。
- 劉洪強，〈《續金瓶梅》成書年代新考〉，《東岳論叢》2008 年第 3 期，頁 105-109。
- 劉勇強，〈歷史與文本的共生互動——以「水賊占妻（女）型」和「萬

- 里尋親型」為中心》，《文學遺產》2000年第3期，頁85-99、144。
- 劉瓊云，〈天道、治術、商品：《忠經》之出版與明代忠文化〉，《中國文哲通訊》第24卷第2期，2014年6月，頁73-120。
- 鄭振鐸，《文學大綱》，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
- 歐陽建，〈《續金瓶梅》的成書年代〉，《齊魯學刊》2004年第5期，頁119-123。
- 鄭淑梅，《後設現象：《金瓶梅》續書書寫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謝國楨，〈明季奴變考〉，《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32年S1期，頁321-347。
- 薛韓剛、徐振戎，〈近四十年晚明民變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院》2017年第3期，頁90-95。
- 羅德榮，〈《續金瓶梅》主旨索解〉，收入李增坡主編，《丁耀亢研究——海峽兩岸丁耀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64-175。
- 〔日〕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 〔美〕盧葦菁（Weijing Lu）著，秦立彥譯，《矢志不渝：明清時期的貞女現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Ethics in the *Xu jin ping mei*

Chi-Hung L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rough the separation of Wu Yueniang 吳月娘 and her son Xiaoge 孝哥, Ding Yaokang 丁耀亢, the author of the *Xu jin ping mei* 續金瓶梅, offers readers a way of looking at family continuati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et during the war between the Song 宋 and Jin 金, Ding creates an allegory of family and nation in an effort to emphasize the search for correct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ok, I advance two important arguments. First, I assert that Ding Yaokang expresses his idea of uniting the family and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the separation and reunion of Wu Yueniang and Xiaoge. Second, I argue that Ding attempts to focus the readers' attention on ethical concerns via their reunification. With these two arguments, I hope to explain Ding's motivations for writing the *Xu jin ping mei*.

Key words: Ding Yaokang 丁耀亢, *Xu jin ping mei* 續金瓶梅, *yanyi* 演義, sequels, allegor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